

编辑荐书

再读李约瑟和中国科技史

■本报记者 王俊宁



《中华科学文明史》，李约瑟原著，科林·罗南改编，江晓原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在中国知识界，李约瑟算是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与这个名字相伴出现的则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

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在中国也一直受到特殊重视。

近日，这部著作的“简编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定名为《中华科学文明史》在国内再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2001年至2003年间推出过一版五卷简编本，本次再版则将五卷合并，分为

上、下两册。

迟到的“正名”

为什么要重新命名为《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文简编本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告诉记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直译应该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个书名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是李约瑟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名却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来国内就通用这一书名。”

在江晓原看来，《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在李约瑟的研究中，虽然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然而这个不确切的中文译名已经沿用很久，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了。”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出版，已出版数十巨册，至今仍远未出齐。

“李约瑟最初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他认为只需要写一卷即可，但真正动手才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江晓原说，“因为自己知道有生之年编写不完，加上其中很多都是专业论述，考虑到公众很难阅读上述巨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就请科林·罗南将李约瑟的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共五卷。李约瑟本人是很认同罗南简编本的。”

早在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即今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前身）成立之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便想引进这套简编本，并希望由科学史系来翻译。2000年，江晓原开始组织翻译队伍，逐步翻译，至2003年将第一版全部出齐。“这是一次有着‘双重麻烦’的翻译过程。”回忆起最初的翻译，江晓原感慨说，“学术翻译本身

就比较麻烦，很多人在一起弄的东西就更加麻烦。”为了保证翻译水平，除了本系的师生外，江晓原还邀请了优秀的同行参与翻译。

五卷本《中国科学文明史》，原名“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即李约瑟巨著的简编本之意。“我们当然不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明史》这个书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顺便也是一次‘正名’——尽管是已经迟到的‘正名’。”江晓原说。

无可替代的科技史“绝响”

由于是简编本，《中国科学文明史》更加适合公众阅读。书中略去了大量烦琐的考证，阅读起来也比较流畅。

“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技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是他著作中宽广的视野。”江晓原告诉记者，“简编本虽然经过罗南的改编，但是这一特点仍然得到保持。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时，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李约瑟对此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例如，书中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水运仪象之类的天文观测—演示仪器时，李约瑟也介绍了起源于拜占庭的“阿拉伯自鸣水钟”。另外即使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伪科学时，李约瑟也不忘记进行中西方比较，在谈到中国14世纪时的一幅星命图（算命用的）时，李约瑟立即将它与公元初几个世纪西方“系统化的古希腊占星术中的十二宫或十二所”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

“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有益的。”江晓原认为，“因为我们以前有太多的读物向我们描绘过一幅又一幅夜郎自大的虚幻图景，

好像古代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独步全球，别人都在蛮荒世界。虽然李约瑟有时不免有点拔高中国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比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体论述时则都是实事求是的。”

“李约瑟的工作和李约瑟的精神都有永恒的价值。”江晓原强调说，“李约瑟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不是‘我们先前阔多了’的象征，而是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象征。随着李约瑟、罗南的离世，《中华科学文明史》一书也已成绝响。”

平淡期的“畅销书”

虽然知道李约瑟的人在中国不在少数，对李约瑟的研究也从未间断，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也曾一度让国人审美疲劳。但是，近几年李约瑟慢慢淡出公众视野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江晓原表示，“这也是正常现象。当今中国科技史的领域和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话题在学术界并不常被关注。在中国科技史界，近年既没有产生与之相关的争议，也没有出现特别引人瞩目的成果。整体而言处于平静时期，李约瑟也难免要被公众淡忘了。”

纵观这些年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图书，比《中华科学文明史》篇幅或大或小的都已经出现，然而《中华科学文明史》却不能被同类图书所取代。“因为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学界来说，《中华科学文明史》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述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存在。”

在江晓原看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公众会选择不同的图书。“商业化的时代，人们更加追求即时效益，出版社也会考虑公众需求。然而一些出版社仍然承担起文化建设的任务，也会选择出版一些长期有需求的书。像《中华科学文明史》这类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但却可能是‘畅销书’。”



《吾志所向：孙中山的政治社会理想》，孙中山著，许仕廉编，赵诺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9月出版

本书原文为英文，是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宣传孙中山思想的官方版本。本书在内容上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编者对孙中山的学说及其产生背景的阐释和分析；二是孙中山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经典演讲原文，包括：孙中山国事遗嘱、孙文学说中“有志竟成”的部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关于五权宪法的演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北上宣言、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等，几乎囊括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所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和演讲。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苏珊·桑塔格著，唐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1978年，《滚石》杂志特约编辑乔纳森·科特先后在巴黎和纽约对苏珊·桑塔格进行了采访。科特曾与约翰·列侬、鲍勃·迪伦、格伦·古尔德和纳尔逊·伯恩斯坦进行过深入的对话。他与桑塔格的这次长达12小时的访谈，1/3的内容曾发表在1979年的《滚石》杂志上；30多年后，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访谈的全文。桑塔格的思考和观察揭示了她的批判精神和强烈好奇心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在科特巧妙的提问和引导下，访谈让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张新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从1948年始，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本书由此起笔，沿着他生命的坎坷历程，翔实叙述他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叙述他为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而作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这部传记特别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不知疲倦地抒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成长，请带上这封信》，张泉灵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本书汇集黄茜、张泉灵、黄磊、刘瑜、钱文忠、朱永新、冯唐等30位来自文艺界、教育界、商界等多领域的知名人士为自己的孩子写下的家书。

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父母之爱与睿智远见。如安妮宝贝希望与女儿彼此保持独立；杨红樱无条件地尊重女儿的每一次选择；于丹只要求女儿达到及格线；黄磊愿让女儿成为最平凡的人；经济学家陈志武通过驳斥“养子防老”的不道德从而告诫子女要最大程度地追求自身幸福……这些不尽相同的声音很有默契地避开了对追求成功的要求，在他们眼里，成功没那么重要，成为对的人比较重要。 栏目主持：喜平

竞争是更好的生存手段

■张颖

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读过查德威克·D·奥利弗和布鲁斯·C·拉森写的《森林动态发育学》一书，也听过他的相关课程。查德威克·D·奥利弗是一位治学很严谨的学者，他的造林学和森林经营的一些理论在美国也有一定影响。他是耶鲁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科学顾问，知识渊博，为人也很亲善，话语不多，但很受人尊敬。

在耶鲁期间，曾就书中的一些问题与他讨论。他写的《林分动态》，首次把“竞争”的概念用在解释林分的变化上，尤其从“生态位”“生长空间”竞争的角度描述树木的生长模式很有见地。避免了笼统地从水、土、光、气、热等因素出发研究林分结构变化的老路子。该书也从林分生长的干扰角度，研究了“同龄林”“异龄林”的变化情况。首先，当林分生长受到干扰时，“同龄林”的“林相”会发生变化，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会受到影响；其次，当小的干扰出现时，新的群落会出现，“异龄林”林分会在“同龄林”的基础上随之出现；最终，随着干扰的不断加强，整个“景观”和林分都发生了变化。即由“同龄林”变成“异龄林”。这种演替过程，对森林经营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经营中，我们可以通过“人为”干扰，使之变为我们需要的林分结构，并对此进行经营管理。

《森林动态发育学》中提到的这种演替机理，实际上强调的是林分生存与发展的竞争环境。竞争环境对林分的变化至关重要。竞争环境的变化不断产生威胁，也不断产生机会。对林分来说这种自然规避威胁的能力，也正是演替的动力，即竞争是生存的动力，也是林分结构变化的动力。这也正是该书努力阐述的一个思想。

这种思想对企业和社会科学等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无论是林分、企业和人在生存环境中，均要树立竞争战略意识，把竞争当成一种更好的生存手段和生活的常态，这也是该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和最大的亮点。

《森林动态发育学》，[美]查德威克·奥利弗、[美]布鲁斯·拉森著，韩雪梅、马焱成译，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链接

《森林动态发育学》的编辑李卫民：

该书被诸多林业专家视为林业领域的权威著作，第一作者查德威克·奥利弗是美国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平肖讲席教授（Pinchot Professor），译者之一的韩雪梅女士是作者的学生，无论是原书还是译文都体现了权威性和译者扎实的学术功底。

本书的作者结合多年在世界各地的研究和教学经验，从科学的角度总结了20世纪整个森林培育学和森林生态学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知识体系和体系，具体描述了林分动态发育的观念、模式和过程。

本书虽然成书于北美，但世界各地的森林在结构和发育过程上都具有共性。尤其是中国和北美的森林存在类似的结构、分类和气候条件，这使得书中很多知识和研究方法都为我国林业工作者所借鉴而得以应用。

书话岁月

那令人怀想的童年

■金涛

作为个人来说，童年回忆是温馨而充满诗意的。不过我在这里不会饶舌地咀嚼个人的童年琐事，使我感兴趣地拣起童年这个话题，源于一本很有趣的读物：《孩提时代—两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生活》（[美]泰勒·何德兰、[英]坎贝尔·布朗著，群言出版社2000年3月）。

这是两本合在一起的书：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长期生活在北京，写的是《中国的男孩和女孩》（译者魏长保、黄一九）；英国传教士坎贝尔·布朗长期生活在山东青州，写的是《童话中国》（宣方译）。它们的主题是一致的，即外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的生活。

由于成书年代很早，1909年，书中记载的是一百多年前我们祖辈的童年生活。尤其珍贵的是，作者以当时最好的摄影技术摄下了中国儿童的众生相，他们的衣着、游戏、玩具和娱乐，重现了我们祖辈曾经拥有的遥远的童年！

很有趣的是，该书作者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当年中国儿童的食物和衣着这些物质生活要素的层面，而是把重点转向陪伴中国儿童成长

的精神生活的层面，这就为我们保留了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伴随一个幼小生命成长的精神要素，是母亲（或奶奶、外婆、保姆）的摇篮曲或儿歌。作者在书中写到，“中国儿歌的语言韵律感极强”，“我就搜集到500多首儿歌，首首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些儿歌在全中国已广为人知，并反映出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孩子们的童心其实都是相通的”。这些儿歌，作为口头文学的一种，随着社会变迁，恐怕多数也开始失传了。

该书以较大篇幅，配以照片，记录了中国儿童的游戏。男孩的游戏，是街头巷尾穷孩子的娱乐。男孩的游戏名堂很多，捉迷藏、“老鹰抓小鸡”“转肉轮”、冲撞人墙的“跑马城”、棍球等；女孩的游戏，当年只能在少数学堂里可以见到，如“赶集”“转磨”“浇花”“卖花”“找金子”等。有趣的是，女孩的游戏常伴以幽默诙谐的歌谣，充满了快乐的气氛。除了这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书中也提到走乡串户的民间艺人给孩子的童年带来的快乐：

街头杂耍艺人的表演，变魔术的艺人的绝活儿，木偶戏，有狗熊和小狗、小老鼠表演的杂技，以及草台子表演的古装戏剧等。就像鲁迅笔下的“社戏”，这些民间艺术家的表演，给孩子的幼小心灵带来长久难忘的欢欣与惊喜。

关于中国儿童的玩具，种类也非常多，大概今天在乡村集市上，甚至北京春节举行的庙会上，还可以找到当年的儿童玩具的踪影，如秸杆做的风车，泥塑的小动物，兔儿爷、大阿福、空竹等。值得一提的是，对儿童玩具的七巧板，书中作了详细介绍，配以插图，指出七巧板的构图与古典诗词的意境相配合。当孩子玩七巧板时也熟记了诗词。关于这方面，我估计已经失传了。

读这本书时，我也不知不觉回想起故乡年节的灯火，舞龙灯、耍狮子、踩高跷、走旱船的热闹。我仿佛看见孩子们沉浸在“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的狂喜与一声声尖叫，看见了邻居可爱的女孩在巷子里“跳房子”、踢毽子，小辫子飞舞的身影；也听见了老奶奶轻轻摇着摇篮中的小孙子，嘴里哼着无名曲、自来腔的古老歌谣……

超侠谈儿童科幻：好的作品应当返璞归真

■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超侠原名尹超，科幻童书作家，主要作品有《少年冒险侠系列》《深海惊魂》《使命召唤：狙击手的战争》以及编剧作品《高手》《皇城相府》等。

象，但同时又要在简单的故事背后隐藏深刻的思想。”在超侠眼中，经典的儿童科幻作品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成年人也能从中取得收获。比如《安徒生童话》中小美人鱼、皇帝的新衣等故事，都很简单明快，但却蕴藏着很深的哲理和社会意义。

超侠说，“创作儿童作品不是要把智商拉低，相反，你要把更高的智商隐藏在简单和可爱的故事当中”。

近年来，好莱坞的《蜘蛛侠》《变形金刚》等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成功。而我国正需要好莱坞这样巨大的产业把优秀的儿童科幻作品推向海外。超侠认为，在我国，儿童科幻就是一座金矿，正在等待人们挖掘。

我们正在走入科幻的时代

应该是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有趣，有童心，返璞归真，能吸引孩子，贴近孩子的生活和思想。”超侠说道，“其次，还要有好的科幻构思。儿童科幻中的科幻元素和科学构想应当不亚于成人科幻，只不过是使用一种更为巧妙和通俗易懂的方式以便让孩子易于接受而已。儿童科幻着重于由科学原理引发的有趣的事情，从而调动起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让孩子们看后会更热爱科学，想要去了解更多知识。”

超侠认为，当前我们已经走入了科幻的时代。“在我们的生活中，科幻无处不在。很多文学或影视作品都带有科幻色彩，比如电影《泰囧》中的油霸就是科幻的小道具。又如3D打印这种以前只能在科幻作品中看到的东西也都已经成为了现实，我们已经无法避免与科幻亲密接触了。”

如今，人们的娱乐方式更多地向着影像化的方向发展，喜欢看文字作品的人越来越少，电影、电视剧更受追捧和欢迎。但超侠认为，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应该多读一些文字作品。“这对他们的语言运用和想象力提升都有帮助。看电影看到的是别人呈现出来的画面，而看书的话会有想象空间。”他也认为，对于科幻作品来说，未来可能不会再区分儿童科幻和成人科幻，而是会按照科幻武侠类、科幻惊悚类、科幻推理类和科幻悬疑类等类型来分类。

“中国的孩子从小习惯了按部就班，书本上说怎样就是怎样，应试教育把孩子们的想象力束缚了。希望未来中国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科幻作品，让孩子们乐于用科幻思维去解决问题，这个世界也许会变得更加美好和有趣。”超侠说。

在超侠看来，一部优秀的儿童科幻作品首先